

LOVE SEASIDE

激爱似海潮，一波还比一波高！

西德尼·谢尔顿著 何军译

激情海岸



再次相遇，他们再也不肯放过对方！
仅有的每分每秒，都要绝对……互相占领。

激情海岸

西德尼·谢尔顿 著

何 军 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冯 良

封面设计：少 君

激情海岸〔西德尼·谢尔顿 著〕

何 军 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4 280 千字

什邡市兴械印刷厂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223—00957—8/I·244

定价：21.80 元

内 容 提 要

在英格兰康瓦尔海滩上种下的私生子劳伦妮降生在美国弗吉尼亚的一个小镇上。母亲溘然长逝，父亲悄然出走，十三岁的劳伦妮当了镇上小酒店里的女招待。她姣好的容貌和性感的身体使酒店生意红火，而地痞流氓们则因她而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菲力蒲，这个劳伦妮心中的白马王子，占有了她的肉体却残忍地抛弃了这个可怜的姑娘，~~不久相逢的暴火走私贩子瑞尔~~将她偷偷带走，一路亡命，来到了他的走私船“小姐”号上。饥渴的船员就象馋猫闻到了鱼腥味，~~但都怯于船长瑞尔的眼神，不敢碰这位“船长的女人”……~~

弗吉尼亚殖民者与土著印第安人之间燃起熊熊战火。瑞尔认为有利可图，掉转航向，来到弗吉尼亚。劳伦妮以为瑞尔是想找回他当年的老情人，顿生醋意，悄然出走。她又落入菲力蒲的魔爪。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以逃脱虎穴，并得到了一笔大得惊人的遗产。这个聪明的女人买了农场，开了工厂，让菲力蒲拜倒在她的脚下。

瑞尔参加了弗吉尼亚的战斗，出生入死。但他始终惦念着他的女人。他逃出战场，四处漂泊，打听劳伦妮的下落……当他们再次相遇时，四只眼睛撞击出灼热的火花，劳伦妮终于向他打开了关闭已久的情门。

劳伦妮又回到了“小姐”号上。他们紧紧地吻在一起，“小姐”号驶向波涛汹涌的加勒比海……欲望之火燃烧着、燃烧着、燃烧着……

“我想我该提醒你，我可不是想结婚的男人。”

听到这句话，劳伦妮猛地转过身来，看着他，那双美丽的蓝灰色眼睛里闪着愤怒的光芒。“你实在用不着告诉我，先生，我早已猜到了！而且，”她高傲地说道，“什么让您觉得我非嫁给你不可？”

瑞尔咧嘴笑了，“我们真了解对方，小姑娘。”他轻快地说道。

她还没听清他说什么，他的胳膊就紧紧地抱住了她，身子紧紧地贴着她，她像触了电似的抖了起来。他的嘴唇重重地压在了她的嘴唇上。哦，天哪！她任由情人的手在她身上游移，陶醉在一种从未体会过的快感之中……

目 录

第一章	私生女	(1)
第二章	女招待	(21)
第三章	嫉妒	(37)
第四章	逃跑	(49)
第五章	前途未卜	(62)
第六章	交易	(83)
第七章	千钧一发	(91)
第八章	心有余悸	(96)
第九章	走私犯	(107)
第十章	若即若离	(120)
第十一章	爱上一个无赖	(137)
第十二章	争斗	(155)
第十三章	阴影	(164)
第十四章	愁肠百结	(174)
第十五章	恐怖之乡	(188)
第十六章	抹不去的记忆	(197)

第十七章	争风吃醋·····	(212)
第十八章	劫后余生·····	(231)
第十九章	心灵与肉体的较量·····	(245)
第二十章	不宁静的弗吉尼亚·····	(262)
第二十一章	詹姆斯的围攻·····	(275)
第二十二章	风流之夜·····	(290)
第二十三章	失去的爱·····	(298)
第二十四章	女继承人·····	(310)
第二十五章	重投罗网·····	(325)
第二十六章	黎明前的黑暗·····	(338)
第二十七章	秘密出逃·····	(349)
第二十八章	冒险庄园·····	(364)
第二十九章	新生活·····	(374)
第三十章	报复·····	(388)
第三十一章	失散的父亲·····	(409)
第三十二章	自食其果·····	(422)
第三十三章	绿色之光·····	(429)
作者后记	·····	(437)

第一章 私生女

英格兰，康瓦尔，一六五八年八月

康瓦尔海滩。天色正暗了下来。远远望去，万里无云，海上波光粼粼，一抹古怪的亮光忽闪忽闪的，可能是条水雾。一丝风都没有，热得喘不过气来，人都快窒息了——连海鸟都可感觉到。天色更黑了。一群白色的海鸟在黑空的映衬下，显得更白了。它们拍打着翅膀，盘旋着，鸣叫着，飞向悬崖上的窝巢。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从悬崖边的一幢又高又漂亮的房子中探出身子，望着下面的海滩，又焦急又烦躁。她叫阿拉敏塔·杜宁。她感到窒息而又压抑，就象那些海鸟一样。她摇了摇盘着长长的金发脑袋，纤秀的肩膀在浅蓝色的长裙里不安地扭动着。

“现在他该到这儿了。”看着下边的海滩，她自言自语道。他应该就象他答应的那样，在下边的海滩上来回走着，等着她。但他什么也没看见……她攥紧了拳头。也许他得到了什么坏消息——这些天里很多人都得到坏消息了——所以不能赶来跟她约会了。

事实上，整个英国正处于一种动荡不安之中。克伦威尔的

女儿死了三星期了。她的过世，使得拥护克伦威尔的人伤心极了。就在今天早上，还有消息传到康瓦尔，说奥利弗·克伦威尔也快不行了。而阿拉敏塔的父亲——清楚地知道他所有的一切都有赖于他的庇护——正快马加鞭，打探消息去了。

克伦威尔已经奄奄一息的消息在村子里传遍了。下午，阿拉敏塔和她妈妈一起坐着马车去村里，就有保皇党的村民用石头砸她们的车！

一块石头砸到带有图案的车厢侧板上，她妈妈向外看去，结果差点被石头砸中，吓得她尖叫起来，马上缩回了脑袋，又用手把马车的皮窗帘拉下来。她躲得太忙，把头上戴的那顶高高的时髦的帽子都弄掉了。还好，阿拉敏塔比较镇静，她伸出脑袋向车夫喊道：“快！把车赶回家——快！”马车夫立即在空中甩了一响鞭，马车猛地转了一个大弯，调过头去，把阿拉敏塔甩到了她妈妈身上。

马车载着她们飞快地回到了她们在悬崖顶上的房子里。阿拉敏塔的妈妈浑身哆嗦着，从马车上走了下来。她冲着村子的方向挥舞着那顶高帽子上折断的羽毛，说道：“这些村民得为这次事件付出代价！”

阿拉敏塔扶着她妈妈走进屋里，回到卧室。她人躺在有四根帐杆铺着羽毛褥子的极为舒适的床上，女仆在不停地用玫瑰香水清洗着她那发痛的前额。阿拉敏塔站在窗边，听见隔壁房间里她妈妈在怒气冲冲地叫着，她在不停地说，这一切简直无法理解！

但阿拉敏塔可以。她在焦急地等着恋人，她对人们的这种心情非常理解。人们坚定地支持国会为查理斯国王的裁决，这

是奥利弗·克伦威尔领着他们干的。断头刀把查理斯国王的脑袋从肩上砍下来的时候，阿拉敏塔只有七岁。“在一个他自己的宫殿前竖起的绞架上。”她记得他爸爸当时一边小声地说着，一边摇着脑袋。她父亲经常提起她们家在皇家手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但他从没想要处死国王。

查理斯一死，原来轻松愉快的英国人过上了清教徒似的生活。在伦敦，剧院被关闭了，公开舞会也被禁了。有一天，那是阿拉敏塔十岁，她正和爸爸在附近一个叫威洛克的村子里散步。走过一个可怜的犯人身边，他站在那里，耳朵钉在脖子上的手枷上，旁边有个人在轻声地咕哝着，“法律不允许男人那样笑！”她爸爸皱着眉头赶快把金发的小女儿拉走了。

自那之后，阿拉敏塔就对父亲在晚餐桌上关于保皇党秘谋的谈论十分感兴趣了。她爸爸总说：“那会把现在的政府推翻，然后砸在我们的脑袋上，记住我的话吧！”尽管那时她很小，可她也逐渐知道了在当时的英国到处都涌动着那股造反的潜流——甚至于在她们这个遥远的小山村里。

那股潜流终于在三年之前爆发了，在约翰·潘克的带领下，保皇党人袭击了索尔伯里兹。奥立弗·克伦威尔，英国现在的君主，无冕之王，镇压了那场起义。在那之后，他把英国分成了十个军事区，每个区都由一个拥有强大的权力的将军统治。很快，即使是最柔顺的村民们都受不了这种粗暴的军事统治了，他们说这是克伦威尔的“剑之政府”造成的。不仅如此，他还下令对保皇党人的收入增收百分之十的税，为的是弥补镇压那次起义的军费开支——而阿拉敏塔现在正焦急地等待着恋人，他是跟随潘克进索尔兹伯里把法官抓起来的人之一。但她的恋人

比别的人要幸运得多；他逃脱了受刑的厄运。

阿拉敏塔对政治已经极不耐烦，这一切对她来说就象一场恶梦。

只有恋人才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但却是被禁止的。

她还在努力地找理由。她们不走运，可能正是她恋人的好运气。总之，要是他不是个保皇党就好了，因为阿拉敏塔的父母拥有的是垂死的克伦威尔。

她不能再等下去了！她蹑手蹑脚地从妈妈的房间走过，轻轻地走下楼梯，溜了出去。然后她一溜小跑穿过花园——这里挡风石墙上的玫瑰正怒放着——她又沿着那条崎岖不平的小路一口气跑下去，一直跑到了海滩上。

她一路跑下来时，头发松了。她一踏上海滩，盘在脑后的长辫子就松开了，那金色的头发象一股小瀑布一样，在她那蓝色的紧身亚麻围腰后飘垂着，耳朵两边垂着几绺从额头流下来的小发卷。

她站在海滩上，任由海风把头发吹得四处飞扬。在她周围，海滩一片寂静，只有一块一块的大岩石象巨人一样矗立在那里。她继续向前跑去，希望找到他。她一直望着前方，结果被沙滩上的一丛海藻绊了一下，眼看就要摔倒了。突然，从旁边的一块大岩石的阴影里冒出一个人，扶住了她。她站住了。

“你为什么不给我发信号？”阿拉敏塔喘着气，“我一直从窗户里往外看，但没看见你。”

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古怪，“我来晚了，我刚刚才到——刚打算发信号。”

这不是真的。他到了半个小时了，一直在和自己作斗争，和

他自己的良知抗争，他一直在对自己说，他不应该再去追求这个美丽的康瓦尔姑娘，告诉自己去爱她只会毁了他俩。就在刚才，他终于决定要离开海滩，要离开她——永远。

但他耽搁得太久了，当她那柔软的身体落到他怀里时，他顿时觉得自己刚作的决定好象消失到空气里了。她那么年轻，那么柔顺，那么充满诱惑力。他紧紧地把她拥在胸前，对他们来说，时间静止了，天地间只剩他俩。

这时，他们头顶上又飞过一群海鸟，尖叫着，在薄暮中朝海滨悬崖飞过去，西沉的夕阳把它们染成了玫瑰色。它们好象悬空的珠宝，又象是高挂在白色的浪花上的玫瑰色钻石项链一样。

阿拉敏塔微启小嘴，抬头望着恋人，眼里充满了柔情。他感到了她的心跳。

充满魔力的一刻！

他张口想对她说再见，可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说不出。

浪花拍打着岩石，击起一阵阵水雾，好象在岩石上方织成了一幅幅面纱。潮水很快就要涨上来了，海滩就会被海水淹没了。但现在还不会，现在还不会……现在，海滩是他们的。也许在整个地球上都不再有别的生灵了……

“阿拉敏塔，”他小声叫着，声音嘶哑，“阿拉敏塔……”他轻轻地吻着她的金发。

有那么多的事情，几乎是每一件事，都可以把他们分开——而他们都知道。

只有一件事把他们束在了一起——一根纤细的爱情之线，这是她第一次恋爱，而对他来说，也许是最后一次。

他知道他应该让她走，但他还是拥着她。血液撞击着他的脉搏——他一点都不想让她走，反而把她拥得更紧了。

好象是回应他们紧拥着的身体中涌动着的甜蜜之情，西沉的火球般的太阳发出熠熠光芒。突然，出现了一种奇妙的变化，天空中布满了一片炫目的绿光——一片使人沉醉，使人震惊的奇妙景象。

阿拉敏塔抬起头，看呆了。

“那一定是有名的‘绿色之光’，”他说着，露出一丝笑容，“我听说过。当然，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

她朱唇微启，那双蓝色的眼睛被弥漫在海天之间的一片象燃烧铜时发生的绿光染成了祖母绿。悬崖和白色的浪花也被染上了一种梦幻般的——魔一样的绿色。

“别这么吃惊，阿拉敏塔，”他咕哝着，轻轻地搔着她，又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胳膊，说：“绿色之光不会持续很久的，它很快就会消失的。”

它会消失的，是的，但它也会留下印迹。阿拉敏塔抬起头敬畏地望着天空，这一刻对她要比对他重要得多。她知道绿色之光是未来的隐约闪现，而当落日的天空变成祖母绿时，你正注视着的脸会成为你这一生中一直藏在心中的面孔……她记得她的祖母曾告诉过她。对她们家族的女人来说，看到了绿色之光意味着面对命运。对她来说，这一切就好象是一只从天而降的大拳头重重地击在她身后的悬崖上一样，而整个世界好象都在回应着这声响，一遍遍地说道：“你是他的了，你是他的了……永远……”

“你在我面前总是很害羞。”他喃喃地说。他觉得自己的心

因为抚摸着她那柔软年轻的身体而剧烈地跳动着，而她呼出的气息又轻轻地扑在他的面颊上，这一切都使得他迷醉了。

阿拉敏塔忽然紧紧地靠在他身上，“是的，我曾经很害羞，”她承认道，“但是，我再也不会害羞了！”她用她那柔软急促的声音许诺着。

他感到一阵激动，一阵颤栗。她的意见很清楚，在这几个星期之后，她再不会抗拒他了。现在她把所有的处女的拒绝都抛在身后了……

但是还有一件事得说清楚。

“阿拉敏塔，假如夏洛克死了——”

他提起了他因为她而进行的那场决斗。一星期前的一天，阿拉敏塔找了个借口向村子里走去——只是希望能碰见他。而他正骑着马慢慢地蹒跚着——希望能碰见她。他俩相遇时都装着很吃惊的样子。她说她是来树林里采野花的。他提出要陪她，她立刻就答应了。他们在一片小树林中快乐地渡过了半个小时，摘了满满一把花。然后，他们从树下往外走，象一对恋人一样紧紧地握着手。罗伯特·夏洛克，一个坚定的保皇党人，恰巧骑马从这里经过。

当他看见他们时，就勒住了马，傲慢地望着他们。他情绪很糟糕，想整个晚上都在赌博，把自己的钱袋都搭进去了。他盯着阿拉敏塔，这使她想起她爸爸曾经出庭证明过他有罪。

“你难道不再是我们中的一员了吗？”夏洛克问她身旁的人，“你和这个康瓦尔婆娘呆在一起干什么？”

咒骂了一声，她的恋人跳上前去，抓住了夏洛克的缰绳，说：“收回你的话，夏洛克！向这位女士道歉！”他从牙缝里挤出这

些话，“现在，请你！”

夏洛克冲他嘲弄地一笑，并且想把缰绳夺过来。但它被紧紧地握在一只铁一样坚硬有力的手中。

“女士？”夏洛克轻蔑地笑了，“你想要她的话就要吧。但是把她带到放牛的草场就行了，她只值得那样——别带着她大摇大摆地在路上走，也别带着她去见你的朋友。”

话音未落，夏洛克就被从马鞍上拉了下来，扔到了地上。他立即站了起来——脸色煞白，手里握着一把剑。

与此同时，一把同样亮同样长的剑也抽了出来——而剑主人的剑术更棒。

他们就地进行决斗，而把剑不时撞击着，发出叮当的声音——那是复仇的声音，而阿拉敏塔吓得退到了一棵树下。她用手捂住吓得苍白的脸（尽管她忍不住要从指缝间看他们），全心地祈祷着他能活下来。

这场决斗来得快，去得也快，进攻，躲避；再进攻，再躲避。从小土丘冲向树根，又从树根跳回小土丘。突然，她的恋人滑倒了，他一条腿跪在地上，胳膊伸了出去，剑锋刺进了夏洛克的身体中。

阿拉敏塔永远也无法忘记，他没有受伤，这使她感到无比幸福和欣慰。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意识到夏洛克伤得有多重。

从那时起，他们就只好幽会。因为夏洛克被伤得很重，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在一场没有公证的决斗中杀死一个人，在当时被认为是谋杀，而阿拉敏塔的恋人并没有隐瞒这件事。他骑着马，牵着夏洛克马，夏洛克俯在马鞍上，回到了村里。他找到了当地的土医生，对他说：“照顾一下这个人，他侮辱了我，

我想我已经给了他一些教训了。”

“教训”是一种温和的说法。现在，整个村子都在私下里谈论这件事，大家都认为夏洛克再也无法好起来了。

而阿拉敏塔却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这个事实。“他不会死的，”她坚持道，“你没把他伤得那么重！他不会死的。”

“但假如他——”

“那也不会使我们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他低下头来，冲她微微地笑着。她能看出来她并没有说服他。他眼中充满梦一般的沉思，他的手灵巧地解开她那紧身围腰的钮扣。衣服向下滑落，她那坚挺的年轻的胸膛——只有一层薄薄的胸衣盖着——映入了他那充满了渴求神色的眼帘。但阿拉敏塔一点都没得意。她是那么着急，那么全神贯注，想要说服他，安慰他。

“别人也决斗过，而且也受了伤，但都好了，”她坚持道，“为什么夏洛克便会死呢？”

他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刺的那一剑，比他所预料的要深得多。他本来只打算教训一下那个蠢货，那并没有想要把他伤得那么重，但是他的腿偏偏那么不合时宜地滑了一下，而且刺出了致命的一剑。夏洛克出身高贵，而且有些达官显贵的朋友。假如他死了的话，他肯定得付出同等的代价。

“哦，亲爱的，别再想他了！”阿拉敏塔柔声说道。就在她说话的时候，他解开了扣住她裙子的最后一个挂钩。她的衣服全都向沙地上滑去，但她没有制止他。

还是他内心最深处东西阻止了他。

“假如夏洛克死了，我必须逃走，而且得尽快。”他警告她。

“我们可以一起走!”

“我们不能，我没有钱!”

她的衣服全部都滑下去了。可阿拉敏塔一点都不在意。她紧紧地贴着他，用胳膊抱住他的脖子，抬头看着他，轻轻地发誓，“我有点钱。我还可以卖掉我的首饰和珍珠项链。它们还能值一些钱的。”

“不够。那些钱根本不够咱们逃出夏洛克的亲戚朋友的眼睛的，”尽管这样说着——他还是用手拉下了她的胸衣，它滑落了下去，掉进了他们脚边的一堆衣服里。

直到这时，阿拉敏塔才意识到自己是赤身站在他面前。她的呼吸顿时急促了起来。他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推开了些，一点没都没有在意她的窘态。他深深地沉醉在她的美貌里。

阿拉敏塔对发生的这一切有些防不胜防。她还没有准备好，她站在那里，而颊上的红晕扩散开来，她那乳白色的皮肤变成了玫瑰红。她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但她确实还没有准备好。但她急切地想让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会站在他这一边，都不会离开他。她几乎是在哀求了：

“那……那么，你一定得逃走，但你一定得回来找我!”她喊道。

他似乎没有听到她说什么，完全被她眼前这个活生生的美丽的身体惊呆了。以前，阿拉敏塔总是很羞涩地拒绝他，或是跑开。但今晚在这寂寞的海滩上，只有清爽的有咸味的海风和音乐般的潮声与他们做伴。她要把自己全部交给他了。

他感觉到了她的犹豫。可尽管如此，她那年轻的、温暖的身体还是让他无法拒绝，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抵抗她的诱惑。